

編號：55

蝶戀花

歐陽修

庭院深深深幾許？楊柳堆煙¹，簾幕無重數²。玉勒雕鞍³遊冶處⁴，樓高不見章臺⁵路。雨橫⁶風狂三月暮，門掩黃昏，無計留春住。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⁷飛過鞦韆去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歐陽修（公元 1007 – 1072），字永叔，號醉翁，晚號六一居士。吉州永豐（今屬江西）人。宋仁宗天聖八年（公元 1030）進士。先後知滁州、揚州、潁州、開封等，官一直做到參知政事。他是當時著名的政治家，支持范仲淹的慶曆新政；同時也在文學上主張變革，領導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。他出於晏殊之門，自己也喜歡獎掖後進，蘇軾父子和曾鞏、王安石等都是他的門人。他在文學創作上十分全面，無論是詩詞，還是散文，在當時都有着重要影響。他的詞寫得疏雋深婉，對後來的蘇軾和秦觀都有一定的影響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這首詞的作者，也有一種說法認為是南唐的馮延巳。但是，李清照的《臨江仙》曾有自序說：「歐陽公作《蝶戀花》，有『深深深幾許』之句，予酷愛之。用其語作『庭院深深』數闋。」據此，將其定為歐陽修所作。

三、注釋

1. 堆煙：形容柳樹的枝條濃密。
2. 無重數：一重又一重。
3. 玉勒：玉製的馬銜。雕鞍：雕有紋飾的馬鞍。這都是以局部代整體，指馬，同時也是指騎馬的人。
4. 遊冶處：指歌館妓樓。
5. 章臺：本是漢代長安的一條街名，因唐代許堯佐寫了《章臺柳傳》，裏面記述了妓女柳氏的故事，因此，後人就以之作為歌館妓樓之稱。
6. 雨橫：雨勢猛烈。橫：^粵[諛之去聲]，[waang6]；^漢[hèng]。
7. 亂紅：落花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舊時的女子，往往幽居在深閨之中，年復一年，青春不斷消磨，心中有着無限幽怨。這首詞就是寫這種感情。

起首三句，生動形象地寫出了深閨之深：不僅居住在深深庭院之中，而且有重重簾幕遮擋，甚至有茂密的楊柳遮罩。可見，這是一個完全與世隔絕的女子，首句連用三個「深」字，也是強調這一點。處此深閨之中，當然是大戶人家的女子，其物質生活自然是優裕的，因而，她對精神的追求，對感情的需要也就顯得更為重要。然而，她所思念的人，卻是章臺冶遊，流連於花街柳巷，久久不歸，讓她在這個春天，倍感寂寞，倍感空虛。她也有掙扎，也試圖尋覓，可是，不僅「簾幕深深」，而且樓臺高高，遮住了她的視線，禁錮了她的自由，讓她感到，那個冶遊的郎君，好像離她是那樣的遠，是那樣的遙不可及。

下片語意雙關，既寫春天歸去，又寫青春消逝。三月已是暮春，加上暴雨狂風，春天的消逝就顯得更快了。而春天的消逝，其典型的標誌就是花的飄落，因此末二句就專門寫落花，在惜花惜春中，更寄託着自傷青春年華，於是將景和情一起綰結。末二句是情景交融的典範，意蘊豐厚，語言渾成，層次曲折，歷來深得讀者的稱讚。對此，清人毛先舒有一段很好的分析，他說：「『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鞦韆去。』此可謂層深而渾成。何也？因花而有淚，此一層意也；因淚而問花，此一層意也。花竟不語，此一層意也；不但不語，且又亂落，飛過鞦韆，此一層意也。人愈傷心，花愈惱人，語愈淺而意愈入，又絕無刻劃費力之跡。」（王又華《古今詞論》引）

近代著名詞學家王國維在其《人間詞話》中提出了「境界說」，其中「有我之境」的概念是「以我觀物，故物皆着我之色彩」，所舉的例子就有「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鞦韆去」二句。在王國維看來，這兩句寫主人公的青春在消逝，美麗的花朵也在飄落，而歷來就有以花來比女子的傳統，因此，對主人公的問題，落花就不能回答，也不忍回答，只能「飛過鞦韆」了。作者創造的這個「有我之境」，確實是令人回味無窮。